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園景深處藏風骨

劉丹

不知你是否也認可：世間諸事，年輕時總看不分明，非要等行至人生中途，看過幾度花開花落，才慢慢品出滋味來。比如園林。

我生長在北方，而立之年移居江南錫城。平日喜歡尋訪園林古跡，以水為魂的淡泊，以石為骨的奇崛，主人的失意與得意，都藏在曲徑與敞軒之間。朝代更迭，園子替人活了下來。一牆殘垣，幾枝新芽，便是一段沉默的往事。要說江南的園林，大多數人推崇蘇園的婉約精巧，而我因著南北兩端的生活閱歷，反覆遊走之間，漸漸生出了屬於自己的體悟。

「曲廊深處聞鶯語，花影婆娑掃石磯。」蘇州的古園文脈厚重，藏著千百年來文人的心事與悵然。只可惜常年遊人如織，市井的喧嚷漫進庭院，沖淡了本該有的清幽。倒是無錫的園林，更貼合我此時的心境，它摒棄了迂迴繁複的造景巧思，格局疏朗開闊，既有江南煙雨的溫婉靈秀，又承襲了北方山河的坦蕩爽朗。恢弘

與細膩相融，煙火與風雅並存。

蘇州、無錫園林均位于太湖流域，同根于吳文化。園林都深受文人畫影響，追求「雖由人作，宛自天開」的境界，強調詩情畫意與自然山水的融合。蘇錫園林的粉牆黛瓦，則是宦海浮沉之人的心靈歸處。拙政園、滄浪亭的營建者，皆半生輾轉官場。王獻臣仕途失意，歸鄉築園寄寓餘生；蘇舜欽厭棄朝堂紛爭，閉門造園安放心靈。前半生被禮法所束，辭官之後，便刻意摒棄了濃艷之色，不求俗世盛名，只求一隅庭院，妥帖安放那一點浮躁。寄暢園位于無錫惠山古鎮，始建于明代，是江南地區山麓別墅式古典園林的代表，以「自然的山、精美的水、凝練的園」著稱。清代康熙、乾隆二帝南巡時多次駐蹕于此，並題詩讚譽。乾隆帝六下江南時便留下了「寄暢園中眺翠螺，兩峰秀色入吟哦。雖無奇樹多古木，別有清音和澗歌。」的詩，可見無錫園林古跡深厚的文化靈魂。

的確，無錫園林的南北交融，讓我不禁想到了故宮的紅牆與江南的黛瓦。以前只粗淺地以為，那不過是南北風物的色彩差異，一濃烈恢弘，一素雅淡然。如今反覆靜思，才漸漸懂得：那一紅一白的建築肌理，暗藏著的，原是入世建功與出世歸塵的兩種人生抉擇。古時禮制森嚴，皇室硃砂凝艷、鎏金灼目，自先秦至明清，紅黃向來是皇室獨有的顏色。尋常布衣、退仕官吏，皆不可僭越分毫。建築的色彩從不止于審美，它本就是尊卑秩序的縮影。也正因如此，故宮的紅牆黃瓦，是廟堂入世的磅礴氣度。朱牆合圍萬里疆土，琉璃俯瞰九州煙火，濃烈的色彩直白地訴說著皇家威儀。站在紅牆下，人自然心生敬畏，明晰分寸。這般的盛大並非刻意張揚，而是身居朝堂者扛起家國蒼生的胸襟與擔當。

初期游蘇錫園林，我總覺得斑駁白牆、苔痕水漬有些寡淡。這些年靜看四季更迭，才慢慢讀懂了古人留白的匠心。蘇

錫園林以素壁為紙，借風月四時落筆：春日花影映牆，夏雨浸潤磚瓦，秋夜清輝滿院，冬雪覆盡亭台。一面白牆收納朝暮，簡約之下藏著萬千詩意。就如國畫講墨分五色，一水調和便能暈染出萬千層次，蘇錫的黑白灰亦是如此。每逢雨後，黛瓦沉墨，青石凝灰，薄霧漫籠草木，層疊錯落，雅致至極。褪盡浮華，歸于本真，這是閱盡世事之後，才有的通透。

故宮與蘇錫園林，恰好映照出兩種處世姿態。皇家園林向外舒展，胸懷山河社稷，坦蕩熾熱；蘇錫園林向內收斂，一扇園門隔絕萬丈塵囂。這不是消極避世，而是一種清醒的取捨：門外世人追名逐利，門內獨守本心，靜享安然。

如今的我，也早已放下了園林孰優孰劣的執念。無錫園林疏朗鬆弛，融匯南北氣韻，盛滿人間煙火；蘇州園林幽深內斂，藏著文人沉浮後的釋然。故宮紅牆鐫刻盛世山河，承載家國大義；江南白牆安放俗世心緒，包容煙火人生。一向外扛起擔當，一向內沉澱本心。華夏千年的處世哲思，盡在這一方方園景之中。

「人間天上兩無殊，眼前樓閣畫不如。水石清華自天性，花林香馥似仙居。」風物本無高下，故宮與蘇錫園林，紅牆撐起盛世風骨，白牆成全俗世自在。世人各有各的奔赴，歲月各有各的饋贈。沉下心來靜靜看景，接納萬般不同，便是生活最安穩的答案。

走進青木川

王重揚

忽然想去青木川。我們便商量，把行程變一變，分兩日去那裡。從西安啟程，向正南去。

我們是穿越了陝南的層層翠綠山脈，從秦嶺肺腑裡滑行一日後，到達漢中的。從無盡的崇山峻嶺和危巖深林裡，豁然衝進漢中平原的開闊，著實有種夢幻般的感覺。到漢中時，夜色正緩緩遮蓋晚霞，紅色的霞像天的瞳孔，散發著奇異的光芒。到了漢中休整一晚，第二天上午繼續前往青木川。

導航是國道和省道的路線，我故意不選高速，好讓車輪慢些，只為自己的視線，能在陝南的山水和風情裡多多停留。漢中因為劉邦和諸葛亮，在史書上大放異彩，沿途看到好幾個關於諸葛亮的景點，武侯祠、武侯墓、諸葛小鎮，當這些名字在我的眼側閃過，勾起許多眷戀和嚮往，我很想忽然掉頭，去奔赴這些熟悉親切的地方，可是，這些地方並不在我們的行程之中，只好讓它們遠去，等著下次的拜訪。

慢慢看，慢慢走。有時還能停下車，去看看路邊的稻田，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稻子，湊近，蹲下嗅一嗅，空氣裡居然有濃厚的稻香，粘稠、潮熱，有淡淡的甜味。芭蕉樹寬大的枝葉，綠棗繁密的果實，各個角落裡種著的花生，跟隴上的風物是截然不同的。

走了許久，終於看到了青木川的路牌。公路沿著河流，劃出了新月般的弧度，在青山裡隱沒。

終於，我們抵達青木川。逆著河流的方向，沿河兩岸分佈著無數老式建築，一座亭子高立在右側的山崗上，像是一位久別回鄉的浪子，拄杖獨立，俯視著古鎮人家。

一位騎著電車等待客人的大叔熱情招呼我們，說要住店的話，他可以帶我們過去，免費停車。免費停車是我們很看重的一個條件，他家的房間收費也不貴，我們便點頭答應，跟著他來到停車場。停了車，把行李放在他的電動車上，他載著我們，從右邊的新街慢慢繞行。

這裡是新街，咱們住老街，那裡是我們青木川最好的地方。大叔介紹著，熱情淳樸。新街的房子都很新，和對面古色古香的老鎮相比，的確少了很多韻味。鎮子，跟酒

一樣，好就好在陳年的味道，陳年的記憶，這一點，應該不會有人反對。

越過便橋，便到了古鎮老街上。門板上的舊紋，招牌上斑駁的漆皮，被雨水和日光摩挲地發黑的屋簷，擠滿青苔的瓦片，都寫滿了歲月的筆墨。倒是幾家核桃酥和木桶魚的百年字號，是機器打印的手筆，讓人懷疑起它們的年齡。

大叔家的客棧，臨河而建，有三層。一樓靠河，有台階可以下水，我們便選了一間。放下東西，女兒便嚷著要去踩水，儘管疲累，但我們還是欣然作陪。

好水。推門而出，我們就眼睛一亮。連心靈都亮了，耳朵也亮了。河水吟誦著遠方的詩意，掠過遍佈的石塊，高高低低奔流，發出悅耳的歡笑聲。是歡笑聲，我確定。當我們的腳踏進水裡，河底的細沙和潛流推揉著我們的肌膚，不由地人不放聲笑語。石頭隨意躺著，讓陽光撲面而來，或者透過河波，鄰鄰顫動自己。游魚很機警，手還未靠近，便箭一般射入流波或石塊下。在湍急的河水裡要抓住野魚，可真是不易。

不一會，從隔壁人家台階上，走下一個七八歲的少年，跟著涼鞋，捏一釣竿，三兩步跨到大石上，從兜裡取出一團紅色魚食，勾在釣鉤上，輕輕甩在一處平緩水潭裡。女兒高興壞了，能在這裡遇到小朋友，讓她喜不自勝，趕緊湊上去看，不到二分鐘，河波裡就跳起條寸許的麻魚。我們便驚呼起來，好帥的小子。我還懷疑他是運氣好，畢竟才這麼大點人。

不料，又過三四分鐘，又有更大點的魚蹦出河水，這便讓人無法再置疑。魚上來，他也沒有魚兜，便扔進大石上的方形坑裡，那上面有幾個用刀鑿出來的坑，應該是附近的孩子們專門做出來存放小魚的。半個小時，那裡便擠了十幾條小魚。

我們便跟他攀談起來，眼神裡充滿讚歎和佩服。

我問他，你什麼時候學的釣魚？

他捏著魚食，很小的時候就釣了，很簡單。

這些小魚等會會放掉嗎？

「啊，我帶回去，我媽油炸了給我們吃，很香的。」

他帶著我們沿河而上，上面還有一個深潭，幾個老人蹲在邊上垂釣，有人拉起半尺長的大魚，引得眾人歡呼。

我想，有好水，便是莫大的福氣。

從橋上過，到老街，點一份木桶魚，看看街景。暮色下的古鎮，別有韻味。燈光紅綠，映出了古鎮街巷的古樸

少。不慌不忙，折疊起雨傘，隨意走進哪一家，都是一場專屬的美食獨享。簡潔路線的裝修，以冷色調為主流，一進門，心就靜了。

黑山羊火鍋最具人氣，堪稱一絕：黑山羊是山上散養的，羊肉精瘦鮮美，加工之後膾炙全無，在滾燙的火鍋裡翻滾，幽香陣陣，久久不散。臘排骨火鍋有一條街，排骨用鹽醃製、晾制，開水沖洗，下鍋，清燉，濃香飄，滿街香。砣砣肉最具當地風味，豬牛、羊、肉為食材，熱水煮熟後下佐料撈出來，加調味品，手拿，開吃，味道鮮美。地道的藏族菜醃豬肺，又名吹肝，豬肝為食材，醃肉美食，香而鮮，清爽開胃，常當涼菜下酒。納西族特色美食醃酸魚和豬膘肉（或琵琶肉），前者用的瀘沽湖裡的裂腹魚，醃製後可生吃，可熟吃，味道酸而鮮；後者吃法多，煮、蒸、炒皆可，肥而不膩，味道醇厚。在靠牆的長條形小桌前面對面坐下，溫熱的蕎麥茶端上來，一杯一杯，慢慢喝著。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品著茶，聽著雨，不說話，挺好的。臘排骨上桌，聞著香而不膩，吃起來辣而不麻。妻子是美食家，向來挑剔，此刻滿意地重複著「好吃」。人吃得悠閒，雨下得悠閒，人間煙火氣，在這裡輕描淡寫，氤氳著滿滿的優雅和寧靜。

小吃也多：麗江米線之外，還有包漿豆腐外觀鼓脹，棱角分明，又鮮又香；冰粉涼宵五塊錢一碗，味道酸甜，清涼可口；雞豆涼粉，冷食消暑開胃，熱食細膩爽口。

也可以吃豆湯飯，家常美食，蠶豆、大米、火腿為食材，飯和菜合二為一，又紅又綠又白，香糯可口，麗江所獨有的正宗小吃。

暮色漸起，雨猶未停。白天，夜晚，淋漓的雨總是主角。民居群院子裡的燈籠

亮了起來，紅包的燈光把古城的夜色染上紅暈，靜靜地紅，似乎把雨絲也染上紅色。院子裡對角線拉起來的電線，此時始發光華，多為綠色，與紅包燈籠相輝映。

燈光，給了古城的夜色彩；雨，又使古城的夜靜謐。

這裡的雨，有時像玩皮的孩子捉迷藏：你正要出門，沒有絲毫預兆，雨說來就來了。

那就看看雨，聽聽雨，反正也不急——靜下心來了，沒多久雨停了。雨多，不大，像個樸實害羞的白族女子或彝族女子。大多時候，不會有大雨，暴雨更少，陣雨倒是有的。

住在麗江古城，住在城裡民宿，生活之重隨綿綿不絕的雨水流走，生活忽然輕了，一種前所未有的「輕」生活，綿綿不絕的雨水般圍裹著你，惹得你鄉里孩子似的笑了……

望著雨季的雨，雨淋濕的城，像極半個世紀前的老家；睡在寬大的木床上，聽著窗外雨聲不絕，多像小時候！在雨聲中睡去，又在雨聲中醒來，什麼都不想，心頭無閒事，恍如遺世獨立，空明澄澈……一切，被這座古城、這場夏雨，洗滌得乾乾淨淨。

在這宛如被人遺忘的某個王朝的都城，看著八卦陣般的古建築群，聽著纏綿輕靈的雨，只靜靜地坐著，很好；去雨中的古城走走，更好。在這裡，你會忘記了你是誰，你從哪裡來，你到哪裡去……曾經的「最近有點煩」，生活之重，被這古建築，被這石板路，被這場雨，稀釋得煙消雲散。

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人生之旅匆匆，忽略多少不該忽略的風景。不妨忙裡偷閒，停下匆忙的腳步，來麗江古城清涼世界，過一段慢生活，輕生活，安放靈魂，詩意棲居。

